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黃梅戲

(第五集)

✓ 7 鷄血記 ✓ 8 岳州渡

✓ 9 赶子圖 ✓ 10 吐絨記

✓ 11 羅裙記 ✓ 12 鸚哥記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鷄血記

章守寬 胡玉庭 胡霞林口述本

前記

“鷄血記”又名“磨坊記”。

王百昌生有一子名喚王香林。香林娶妻陳氏，生一女名桂枝。王百昌前妻死后，續娶康氏，帶來一子名喚香保。當王香林上京趕考、王百昌离家收帳之時，即對陳氏桂枝百般折磨。幸香保心地善良，在磨坊中幫助陳氏推磨，當康氏要放火燒死陳氏時，又將她救出，并毅然上京尋兄。不意陳氏為他殺鷄餞行，鷄血濺其身上。后康氏以血衣為凭，買通官府，誣陳殺叔，問成死罪。香保在京找到了兄長，封官回鄉，在法場上將陳氏救出，一家團聚。

這一劇目在全國許多劇種中都有，有的名“血汗衫”，有的名“雙貴圖”，情節大致相仿。只是有的本子中人物姓名不同、籍貫不同，黃梅戲為“王”姓，住武昌通昌縣；而某些本子作藍姓，住河南登封縣。黃梅戲王寄子之兄系封八府巡按；而某些本子藍寄子之兄系云南封王。（有兄二人，故名“兩貴圖”）據說這是發生在明代的一個真實的故事，昆明市曾有过藍氏兄弟的牌坊，目前云南還有一些關於藍寄子的傳說。

人物：

王百昌（簡稱王）	件 作（簡稱件）
康 氏（簡稱康）	丑 官（簡稱丑）
王香齡（簡稱香）	禁 子（簡稱禁）
王香保（簡稱保）	禁 婆（簡稱婆）
陳 氏（簡稱陳）	太 監（簡稱監）
桂 枝（簡稱桂）	跑文人（簡稱文）

家院（简称院）

店家（简称店）

知县（简称县）

碰子（简称碰）

衙役（简称役）

（香龄上。）

香：（引）牡丹花开映月墙，风过窗前翰墨香。

（赋）自幼攻书一盞灯，磨穿铁砚费尽心；连考三场多辛苦，还在寒窗望黉门。

（白）在下王香龄，家住湖北武昌府通昌县人氏，爹爹表字百昌。可叹生身老母早年下世，后娶康氏老母，带来一子，名叫香保，这且不言。今日双亲生寿，不免叫香保小弟出来，打扫厅堂，古画挂起，与双亲上寿，才是做儿子的孝意。香保弟那里？

（香保上。）

保：（白）忽听兄长言，迈步到堂前，参见兄长，唤我何事？

香：（白）唤你出来，非为别事，今日爹娘生寿，你可打扫厅堂，好与双亲上寿，才是你我为子的孝意。

保：（白）小弟遵命。兄长请到后面。

香：（白）一言吩咐你——（下。）

保：（白）怎敢慢迟延。将才兄长言道，叫我打扫厅堂，将古画挂起，与双亲上寿，我不免叫家院出来打扫。自古道：“大懒使小懒，小懒无话讲”。家院那里？（院上）

院：（白）今生为奴，前世少修。参见二公子。

保：（白）罢了，站立一旁，听我吩咐。

院：（白）有何吩咐？

保：（白）打扫厅堂，将古画挂起，与我双亲上寿。

院：（白）老奴遵命。公子请至后面

保：（白）一言吩咐你——（下。）

院：（白）怎敢慢延迟。待我打扫起来。（打扫介）打扫齐备，拜请二公子。（保上。）

保：（白）家院，可打扫齐备？

院：（白）齐备多时。

保：（白）拜請兄长。（香上）

香：（白）小弟，可曾打扫齐备？

保：（白）齐备多时。

香：（白）弟兄站在寿堂，拜請一双父母。（王、康同上）

王：（唸）前堂高挂古画彩，

康：（唸）积善人家“吃脚魚”。

王：（白）庆有余。

康：（白）不錯，庆有余。

王：（白）夫人請。

康：（白）老老請。

香、保：（同白）参见双亲，孩儿有礼。

王：（白）罢了。打扫厅堂，可是为二老的生寿？

香：（白）正是为爹娘上寿。

王：（白）儿吓，何必年年如此？

香：（白）礼所当然。

王：（白）家院撒下拜毡！

院：（白）是。（香、保拜介）家爷主母，老奴把礼参拜。

王：（白）年紀高迈，不拜也罢。

院：（白）那有不拜之理。

王：（白）香龄儿陪拜。（拜介）家院，拜毡收起。

（唸）家有黄金永不貧，

康：（唸）有錢难买孝子孙。

香：（唸）今日爹娘双生寿，

保：（唸）但愿爹娘“頸一伸”。

王：（白）寿百春。你真不会說話。

保：（白）我不会說話，到后面吃寿面去。（下）

王：（白）家院，轉到后面。

院：（白）謝謝家爷主母。

王：（白）儿吓，为父生寿，好話多講。

香：（白）双亲打坐寿堂，孩儿奉稟。

（唱平詞）香烟渺云霧蕩笙歌嘹亮，高挂彩低鋪毡瑞霏华堂。百寿图挂寿堂儿把寿拜，二爹娘比日月盖世无双。

（白）爹爹，今乃大比之年，儿想进京赶考。

康：（白）天空下些什么？

王：（白）下雨下雪。

康：（白）啊，却由来，慢說是下雨下雪，就是下紗帽圓領，也下不到那奴才的头上。

王：（白）不会說話，还不下去。

康：（白）下去就下去，那个陪你。（下）

香：（白）爹爹，方才母亲講些什么？

王：（白）儿吓，母亲言之粗魯。

香：（白）孩儿臉帶羞。

王：（白）九天吃凉水——

香：（白）点点……

王：（白）噱！大胆！——你要商量媳儿，再商量父母。（下）

香：（白）爹爹請至后面——“点点在心头”——。陈氏 那里？（陈氏上）

陈：（白）忽听官人言，迈步到堂前。参见官人。

香：（白）家无常礼，一旁坐下。

陈：（白）妾身陪坐。喚出妾身有何話講？

香：（白）我妻打坐前堂，听为夫一言道來。

（唱平詞）陈氏妻坐前堂夫把話論，为夫的有言来妻听在心。今乃是老爹爹六旬寿正，兄弟們拜生寿庆賀长生。在寿堂与爹爹两把話論，我心想上京都去求功名。因此上叫出妻两下商論，行不行去不去問妻一声。

陈：（唱）我的夫去求名理当事正，讀書人誰不想金榜題名。可叹得亲生

母早年喪命，後娶了康氏婆婆照管家門。今日里我的夫京都一進，怕的是康氏婆婆改變良心。

香：（唱平詞）賢妻說話莫要高聲，牆里說話牆外有人。牆有縫來壁有耳，晚婆婆知道了懷恨在心。倘若是晚婆母將你來罵，裝聾裝啞切莫做聲。倘若是晚婆母將你來打，我的妻裝笑臉且對她身。自古良言道得好，伸手不打笑臉之人。為夫的求功名誠心已定，賢德妻到後房收檢衣衿。

陳：（唱平詞）我的夫去求名誠心已定，妻子難擋夫的路程。尊聲官人在此等，你的妻也來包裹夫好起程。此一番上京都宮花頭頂，必須要發報馬早轉回程。

香：（唱平詞）好一個陳氏妻賢良得很，也來包裹夫好起程。今日里為夫的京都一進，你要叫桂枝兒巧綉花紋。囑咐于你出家門，倘若是高得中報馬回程。（下）

陳：（唱平詞）我的夫去京都安然氣象，到後來一定是朝中官郎。望不見我的夫內堂一往，桂枝兒來來來娘有話談。（桂枝上）

桂：（唱平詞）桂枝女在後面貪玩戲耍，又听得我的娘口叫女娃。來至在前堂內把禮見下，問母親有什麼把我咪咪（注一）。

陳：（唱平詞）我的兒休見禮一旁打坐，為娘的有言來兒且听之。兒的爹他去往京都赴試，叫為娘訓教兒巧綉花枝。早早睡來早早起，擲掃了堂前地開籠放鷄。收拾頭腳本是正理，也免得到婆家人把話提。洗手做飯公婆吃，那一個大胆人敢把兒欺。這都是為娘的囑咐于你，兒到後面巧綉花枝。

桂：（唱平詞）母親吩咐女兒遵命，那有個做女兒不听娘親。辭別母親後房進，到下午去上房問母安寧。（下）

陳：（唱平詞）桂枝兒虽年幼听娘教訓，倒把為娘喜歡在心。將身只把內堂進，天保佑香齡夫發達回程。（下）（香上）

香：（唱平詞）一日離家一日深，只為功名奔往京城。在家都說出外好，思想家鄉一片心。我先前起程時紅日當頂，抬頭看紅太陽墜落西沉。菴堂寺院鐘鼓响，放牛的牧童趕牛回程。撒開大步朝前

進，不覺到了招商店門。來在店房一聲請，就把老板請一聲。

(白) 拜請店老板。(店家上)

店：(白) 飯店真難開，燒茶等客來；為的生活計，跑破一雙鞋。來在前店看，繁官走進來。

香：(白) 客官走進來。

店：(白) 不錯，客官走進來。坐倒兩塊皮。

香：(白) 坐倒兩把椅。

店：(白) 不錯，坐倒兩把椅。

香：(白) 請問老板上姓？

店：(白) 上秤！我前天秤了一下，是一百另八斤四兩。

香：(白) 請問老板台甫？

店：(白) 我弟兄分家，我分了一把柴刀，柴斧我老大分去了。

香：(白) 請問老板的大德？

店：(白) 我對面有大塘，沒有大缺。

香：(白) 請問老板的名姓？

店：(白) 我賣飯不賣“仁信”。“仁信砒霜”要在藥店裏去買。

香：(白) 老板姓張姓李？

店：(白) 再不講起，我昨天同我老表去打獵，也沒有打倒獐子，也沒有打倒麋子，只打一個斑鳩還飛掉着。

香：(白) 請問老板，“百家姓”上你是姓什麼號什麼？

店：(白) 你講了一大些嘍訥咕嚕的，我不曉得你講些什麼，你是問我姓什麼號什麼？不敢，我姓王，人都喊我王缺咀。

香：(白) 哦，王老板，失敬了。

店：(白) 豈敢，豈敢。轉問客官尊姓貴表，那里人氏？

香：(白) 好說。家住武昌府通昌縣姓王字香齡。

店：(白) 啊，王客官，你我五百年前還是一家呢。

香：(白) 攀扯不起。

店：(白) 我看你王先生想必是充軍的吧？

香：(白) 進京的。

店：（白）进京坐囚籠的。

香：（白）我是进京求名的。

店：（白）王先生你來得不湊巧。

香：（白）怎見得來的不湊巧？

店：（白）小考過了，大考還早。

香：（白）怎么小考過了，大考還早么？老板，我只有來的盤川，還沒有去的路費，這如何是好？

店：（白）客官，你不要着急，我替你想個辦法。

香：（白）老板，你給我想個什麼辦法呀？

店：（白）我有个老表在京里當一名“見缸倒”。

香：（白）“見缸倒”是個什麼官兒啦？

店：（白）他替人家挑水，不是見缸就倒嗎？

香：（白）就這個“見缸倒”啊。

店：（白）大小總是個差使。

香：（白）老板，大事承相托，

店：（白）小事我担承。請。（香下）自古道：水托浮萍歸大海，人到何處不相逢。好客不要多，一個抵十個。關門睡覺不要嚙蘇。

（下）（王上）

王：（引）春前有雨花結子，秋後無霜葉落遲。

（賦）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失却寸金猶能找，失却光陰何處尋？

（白）老汉王百昌，所生一子，名喚香齡，他往京都求名去了。前妻亡故，後娶康氏，帶來一子，名喚香保。心想下鄉取賬，帶香保陪伴前往。康氏那里？（康上）

康：（白）家有千百口，主事是一人。老老何事？

王：（白）康氏有所不知，夫想到下江取賬，想帶香保兒陪伴。

康：（白）哎，老老，不知那奴才可情愿去？

王：（白）叫他出來問問。（下）

康：（白）老老少坐一時，我把那個奴才叫將出來，王香保喂，王家寄

子。(保上)

保：(白)忽听母叫子，想必娘要死；不是拿轿马，就是烧钱纸。

康：(白)你这奴才，娘要死了你靠那一个？

保：(白)我靠爹爹老子。

康：(白)香保，你爹爹下乡去收賬，带你陪伴，你可愿去？

保：(白)孩儿早已愿去。

康：(白)你这奴才，买干鱼放生，死活不知；在家爹爹打你，还有为娘討保，出外要是打你，那个討保？

保：(白)那我就不去。

康：(白)儿吓，你也不能講不去。

保：(白)依母亲之言呢？

康：(白)你就做个“拗背”而行。

保：(白)何为“拗背”而行？

康：(白)我叫你上山砍柴。

保：(白)我就上山砍柴。

康：(白)哪，你就要下河放排。

保：(白)啊，我就要下河放排。

康：(白)你看为娘的脸上行事，见爹爹請出来。

保：(白)拜請爹爹。(王上。)

王：(白)香保儿，为父带你下江取賬你可愿意？

保：(白)这个……

康：(白)香保喂，你上山砍柴啲——

保：(白)我下河放排。

康：(白)你下河放排啲——

保：(白)我上山砍柴啲。

王：(白)嗯你到底去是不去？

康：(白)老老喂，我早已叫那奴才陪你前往了。

保：(白)母亲过来。我把你好有一比：你好比药店里甘草，忽烧忽冷就是你。爹爹我早已愿去。

王：（白）我儿愿去，康氏与我收拾行李，为夫就要起程。

康：（白）奴才呀。

（唱平词）尊声老爷前堂站，妻办包裹夫往下江；此一番老老夫下江取賬，賬目收齐早轉还乡。

王：（唱平词）叫香保背起来包裹拐杖，为夫有言妻听端詳：今日里为夫的下江一往；切莫对陈氏媳改变心肠；家常話敘不尽出了家堂，帳目齐备夫就回还。（同下）

康：（假哭）香保，我的儿吓。

保：（回白）母亲，你笑什么？

康：（白）我是在哭啊！为娘的舍不得你嘛！

保：（白）不要你哭！你坏了我的彩头。我要来教訓你幾句！

康：（白）你交代为娘什么？

保：（白）我同爹爹老子下江取帳，我那陈氏嫂子和桂枝娃子，肉是秤了有斤数的，头发是数了有根数的，你要待她好好的。倘若她們的头发少了一根，肉瘦了一斤，好比一棵树上結个大菠蘿，我就給妳幾“菠蘿”。（下）

康：（白）奴才呀！

（唱平词）只见老老下江取賬，倒把康氏喜在心傍；望不见老老內堂往，打不死陈氏媳枉是老康。（下）（王上）

王：（唱平词）香保带路阳关进，中途路試驗儿可有才能！儿可知世界上何事为大？人生在世什么为尊？

保：（唱平词）老爹爹中途路将儿来問，你的儿有言来奉稟爹爹尊。世間上也只有天地为大，人生在世父母为尊。

王：（唱平词）好一个香保儿聪明不蠢，知道三綱并五倫。香保儿带路涼亭进，休息一时好乘阴。

（白）香保，为父口渴心焦，你去到前面大戶村庄，討点茶来好与为父解渴。

保：（白）你老人在家里又不多喝幾百碗，来在这涼亭之上，叫我到人家去討茶，我是不去。

王：（白）为父叫你去，你就去。

保：（白）好，你不要生气，我去就是，大戶村庄有人吧？

內：（白）做什么？

保：（白）我是王香保。

內：（白）你到此则什？

保：（白）想找你討碗茶給我爹爹解口。

內：（白）王香保，王寄子，你头頂馬子桶，說話人事都不懂，武昌府通昌县，大旱三載，树无枝叶草无根，四十里路用驢子馱水吃，那有茶給你爹爹老子解口。你走是不走？

保：（白）不走怎样？

內：（白）不走就兜屁股三青砖。

保：（白）爹爹老子，打坏了，打坏了。

王：（白）儿吓，你笑什么？

保：（白）我哭都哭不出来了。

王：（白）你为什么哭？

保：（白）我去討茶，那大戶村庄言道，他罵我王香保，王家寄子，你头頂馬子桶，說話一点人事都不懂，武昌府通昌县，大旱三載，树无枝叶草无根，四十里路用驢子馱水吃，那有茶給你爹爹老子解口。走是不走？

王：（白）不走怎样？

保：（白）不走就兜屁股三青砖，屁股一打两半边；

王：（白）他打倒沒有？

保：（白）沒有打倒。

王：（白）沒有打倒就起来吧。

保：（白）爹爹老子，我沒討倒茶給你喝，我不好意思起来。

王：（白）你起来，为父的不罵你。

保：（白）我真不好意思起来。謝謝爹爹。

王：（白）儿吓，为父坐在涼亭，想起一樁心事来了。

保：（白）我知道，你想我那烂肚子母亲。

王：（白）为父的偌大年紀，那里还有那些心事。不是的！想我此番帶你出来下江取帳，怕你母亲良心改变，磨你那陈氏嫂嫂和那桂枝女儿；你不免回去照看她們二人，你看可好？

保：（白）爹爹年紀高迈，一人下江取帳，孩儿放心不下，我是不回去的。

王：（白）你当真不回去？

保：（白）我当真不回去！

王：（旁白）我不免假装发怒。儿吓，你不回去我就要罵你！

保：（白）罵我我也是不回去。

王：（白）我就要打你！

保：（白）打我我也是不回去。

王：（白）王百昌哪，要是你自己的儿子叫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人家的儿子我就叫他不动，好不气煞我也。

保：（白）爹爹莫要发怒，孩儿回去就是。

王：（白）怎么，你回去了。

保：（白）我把你上起“包子”来。

王：（白）上起包袱来。

保：（白）不錯，上起包袱。我还要教訓你幾句。

王：（白）交代我幾句。

保：（白）不錯，交代你幾句。你老人家动身要动早点，歇店要歇晏些。

王：（白）未晚先投宿，鷄鳴早动身，

保：（白）不錯不錯。爹爹你早上要少吃些，晚上要多吃些。

王：（白）咳，早上赶路要多吃一点，晚上睡觉要少吃一点。

保：（白）不錯不錯。爹爹你走路要走穩着，莫要跌倒了，找不到牛兽医。

王：（白）請不到医生喏，为父我要走了，你回去吧。（下）

保：（白）爹爹你走了，就这么走了。吓，我爹爹就这样叫抓抓的走了，就象老鹰抓去了一样。列位你們又不晓得，我母亲的八字硬，她已經嫁了九十九个都死掉着，现在就剩这么一个爹爹种，要

是再死了，就是死了一百个老子了。我怎么不哭呢？（下）

（康上）

康：（唸数板）少年間，装模作样，到老来，捉棍捣棒；前夫亡的早，后嫁王百昌；陈氏欺我做晚娘，常与老康来算賬；你說她猖狂不猖狂。

（白）老身康氏，可恨陈氏那个贱人，把我当做晚婆看待。香龄奴才已上京去了，老老下江去收帳，我不免把她母女二人叫将出来，饱打一頓，方消老娘心头之恨。陈氏走来：（陈上）

陈：（唱火攻）听婆婆一声叫心中害怕，叫得我陈氏女胆战心寒；不是打来就是骂，她就是五閻罗也要见她。走上前来把礼见，婆婆要茶水媳儿去拿。

（白）婆婆万福！

康：（白）那是过年过节，要你见礼。

陈：（白）礼多人不怪。

康：（白）好个礼多人不怪。

陈：（白）婆婆今天为何一人坐在厅堂发气？

康：（白）非怪我发气，我們家里吃饭人多，做事人少，磨房磨子沒有人挨，你說我怎么不发气呢？

陈：（白）拿錢去請人挨。

康：（白）那有許多錢請人挨磨，我看眼前有个人能挨。

陈：（白）那除非婆婆去挨。

康：（白）婆婆去挨，要你“剥巴子”？你那不能去挨磨？

陈：（白）我是秀才之妻，只能洗衣浆衫，挨磨我是挨不动。

康：（白）你把磨挨了以后，你还不是秀才之妻？

陈：（白）媳妇不去。

康：（白）你能講三声不去，我就不要你去。

陈：（白）不去！

康：（白）再講，

陈：（白）不去！

康：（白）再講，

陈：（白）我就是不去！

康：（白）賤人啦。

（唱火攻）一見賤人咬牙恨，罵声陈氏了不成。婆婆待你那些過份，
背後道我繼母娘亲。那有閑言与你談論，敲打一頓不順情。手
執家法打一頓，活活打死小賤人。

陈：（唱火攻）婆婆丟掉无情棍，媳婦有言听分明：洗衣漿衫是我本分，
挨磨之事我不当承。

康：（唱火攻）越打賤人把咀強，婆婆起下杀人心腸。手執家法二次打，
挨磨之事要你承当。

陈：（唱火攻）打了一场又一场，好比雪上加霜；不去挨磨也是打，罢
罢罢，挨磨之事媳儿承当。

（白）婆婆，我去挨磨了。

康：（白）哎哟，好媳妇，你要是早說去，也免得我婆婆煩神。这是一斗
麦在此。

陈：（白）要挨多少粉？

康：（白）要磨二斗粉，除麸在外。

陈：（白）那能磨許多粉？

康：（白）这是河南双黄麦——大屁股斗，越挨越有。

陈：（白）不挨呢？

康：（白）还不是一斗？

陈：（白）挨不倒，

康：（白）挨倒！还有点找头。一尺布要做三双大鞋两双小鞋，剩点把布
头布角給你母女做裝老的鞋吧。

陈：（白）这点布怎能做得許多鞋？

康：（白）这是河南斜紋布，拐子尺，越拉越长，越扯越宽。

陈：（白）做不到，

康：（白）做倒！

陈：（白）婆婆，你湊我一把上肩。

康：（白）哎噫，你这賤人整个的人你都驮得动，这一斗麦你还要婆婆凑你。

陈：（白）看起来你是老……

康：（白）老什么？

陈：（白）你是老太太哟。

康：（白）那个不晓得我是老太太。

陈：（白）老……

康：（白）你又老什么？

陈：（白）老婆婆。

康：（白）那个不晓得我是老婆婆。

陈：（白）你这老……

康：（白）你又老什么？

陈：（白）婆婆，你看那边那个来了？你这老不死的。（推康倒介）（下）

康：（白）哎哟哟，这个賤人，把我推跌死了，她就跑了，跑掉老的还有小的。桂枝那里？（桂上）

桂：（唱火攻）听祖母一声叫心中害怕，但不知喊桂枝所为何事？急急忙忙前堂上，老祖母喊桂枝是何开发？

康：（白）家中没有吃水，你到临江河下挑担水来。

桂：（白）祖母，我是秀才之女，千金之体，只能挑花刺绣，不能担水。

康：（白）你去把水担回家来，你还不是秀才之女，千金小姐。

桂：（白）我是不去的。

康：（白）你能喊三声不去，祖母我就不要你挑。

桂：（白）不去，不去，就不去！

康：（白）你这个丫头哇。

（唱火攻）一见桂枝咬牙恨，骂声丫头了不成。那有闲言与你谈论，敲打一顿不留情。手执家法打一頓，挑水之事要你担承。

桂：（唱火攻）祖母放下无情棍，桂枝有言听分明：挑花刺绣是我的本

分，担水之事我不当承。

康：（唱火攻）你这丫头把咀强，母女二人俱是一般。那有闲言与你谈讲，敲打二顿又待何妨！手执家法二次打，担水之事要你承担。

桂：（唱火攻）只见祖母二次打，打得桂枝遍身伤；不去挑水总是打，罢罢，挑水之事桂枝承当。

（白）祖母，我去了。

康：（白）哎哟，好孙儿，你早说去，我也不打你。

桂：（白）我不稀罕你狮子无脓干疼。

康：（白）这有水桶在此。

桂：（白）这是什么水桶？尖底呀！

康：（白）这个水桶还是你祖父在外面收帐买回来的，叫做“长行不落桶”。

桂：（白）何为“长行不落桶”？

康：（白）这到临江河有四十里，要一肩来一肩去，一路之上不准歇脚，也不许泼洒。

桂：（白）倘若泼洒呢？

康：（白）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

桂：（白）你一定把点么事我咋咋。

康：（白）我把个剥皮老鼠给你吃。

桂：（白）剥皮老鼠好吃吧？

康：（白）你指望是那个剥皮老鼠吧？我叫个篾匠来家，打个篾罩子，把你罩在里面，烧锅开水，过来一瓢，过去一瓢，把你泡死，就是这个剥皮老鼠。

桂：（假哭）这就把我泡死着。

康：（白）喂，我还没有泡，你就哭起来了，挑水去！

桂：（挑桶介）

康：（白）掉过来，掉过去，你把背心对我。

桂：（白）祖母喂，我的“子”掉着：

康：（白）哎噫，这么大的丫头就有“子”掉了，是那个害着你呀？

桂：（白）不是哟！我的鞋子掉了；祖母，你给我拔起来。

康：（白）是那只？

桂：（白）这只。（将康推倒急下）

康：（白）哎哪，这个小货啊，把我一拳打死着。她母女两个都是一样的货，我要不是好良心，我就舀碗水把她母女两个一起吞下去。

内：（白）老康呀，和尚喊你占香啫。

康：（白）啊！我还吃了三辈斋，阿弥陀佛，修修来世。（下）

桂：（内白）哎，狠心的祖母喂……（桂上哭起。）

桂：（唱平词）桂枝女出家門把头低下。止不住眼泪流珠泪抛沙；实可叹亲祖母早把世下，后娶了康氏祖母来到我家。老祖公到下江去取陈賬，我的爹上京城去求烏紗。可恨那祖母康氏良心变卦，磨害我母女們头发开叉。她要我临江河把水汲下，三百斤大石磨要母亲去拉。我好比嫩杨柳被风吹打；我好比路旁草难以发芽；我好比无梯楼难上难下；我好比无舵舟难撑难发。行来不却临江河下，又只见河内水白浪淘沙。忙把水桶来歇下——打水回家。（尖底桶倒介）

（白）哎哟，水把我脚泼湿了，

（唱平词）担不起清泉水河边玩耍。歇息一时搭泥巴。（保上）

保：（唱平词）天不下雨灰尘大，行人路上眼目昏花。来至在临江河抬头观看，那厢打坐女娃娃。

（白）那厢打坐的女孩子，好象是我侄女桂枝，要是桂枝她是喜欢骂人的，待我来冒叫一声。那厢可是桂枝娃子呀？

桂：（白）那个喊我桂枝，我就入死他的媽媽。

保：（白）是的是的，桂枝，二叔你也骂呀？

桂：（白）二叔，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伴祖父下江取賬去嗎？

保：（白）祖父叫我回来照看你母女二人，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把我看